

太學生江徽疏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徽宗註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

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不以兵強天下

疏義曰莊周論治言五末而三軍五兵之

運於德為末所謂本則精神心術是已兵

不可偃故五末者古人有之君子務本故

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蓋優於為君子矣

豈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以威服天下哉

昔梁惠王願比死者一洒齊楚之恥孟子

告以仁者無敵夫豈以兵強天下哉

其事好還

徽宗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疏義曰出於已者善則人亦以善報之出

手已者不善則人亦以不善報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苟以好攻戰為心而樂殺

人則其報之以類當如何哉以其事好還

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徽宗註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

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

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疏義曰耕無齒莽耘無滅裂是謂人力雪

則優渥雨則霑足是謂天時用兵則非所

以力地力至於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非

所以召和氣至於上違天時故有凶年焉

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

與天地通乎一氣故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也此講武之詩與老子不同者以明聖人

之志異乎人之武志歟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徽宗註曰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

者聖人之道以強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

在和不在衆

疏義曰事雖不同均欲求可功雖不同均

欲求成然有措措然用力多而見功寡者

不知秉本據要而已聖人之道天下之本

與夫為治之要在是焉故用力少而見功

多若夫觀武觀兵以強勝人豈德之吉者

哉先王用兵固有常勝之道然有左旋右

抽而事功罔濟者不知聖人之道故也聖

人之道故在和衆而使之同心協力則事

無不可功無不成而無敵於天下左氏所

謂師克在和不在衆也孟子曰地利不如

人和荀卿曰士民不親雖湯武不能勝敵

然則師克者固在和不在衆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

徽宗註曰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

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

功求成而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无功自

驕則不足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

強

疏義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則出

應帝王豈得已哉況用師手師以中而吉

以正而無咎若師之九二是矣體順行險

履中問罪如田而有禽此所謂以中而吉

也柔而得正能以衆正利執言而無咎此所謂以正而無咎也然聖人用師豈窮兵黷武以逞無厭之欲耶緣於不得已而不寧之方斯懷來矣若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豈善持勝者乎蓋殺敵爲果能果而不矜則天下莫與之爭能果而勿伐則天下莫與之爭功能果而勿驕則功成不居是以不去故事功之成世莫得而競也

物壯則老

○ 微宗註曰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

疏義曰有春夏之長養必有秋冬之肅殺大化密移時覺之哉物壯則老此可見已

是謂非道

微宗註曰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疏義曰其始無首孰原其所始其卒無尾孰要其所終自古固存化化而非化之所能化故道不與物化道之與物相去遠矣故物壯則老是謂非道

非道早已

微宗註曰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疏義曰固於大化之中方剛而爲壯既衰而爲老物皆然也凡以外乎道故爾道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豈有老壯之異哉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微宗註曰言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戰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疏義曰物類之起必有所始福之將至有

開必先自然之道福之兆乎物謂之祥故

易言言事有祥兵凶器也尚何言之先見

所以爲不祥雖然講武類禡動惟厥時雖

先王所不廢然匿文者不昭故必耀德黷

武者無烈故不觀兵傳所謂兵戰而時動

蓋謂是也武王戡干戈而索弓矢求懿德

以肆時夏茲耀德不觀兵也且武之爲義

冠卷取之以其隱而不覘足迹取之以其

棄而不用宜有道者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

之器非君子之器

微宗註曰左爲陽而主生右爲陰而司殺陽爲德陰爲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疏義曰大道沈兮其可左右故左爲陽而

右爲陰陰陽者生殺之本始故陽主生而

陰主殺德主生故管子以謂陽爲德刑主

殺故管子以謂陰爲刑德成而上物莫能

賊是以君子貴德刑之將用爲之微樂是

以君子畏刑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悒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

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

微宗註曰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

无心於勝物故曰恬悒爲上无心於勝物

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疏義曰兵者不祥之器雖有道者不處然

聖人應世將以安民則暴者不得不禁亂

之起也不得不救不庭之方來于天討則

兵戰時動不得不往夫三軍五兵之運德

之末也聖人用之豈本心哉緣於不得已

爾是以常處不爭之地而不敢為天下先
豈以勝物為心哉以恬悛為上故也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徽宗註曰國君好仁天下无敵安其危而
利其留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

集也

疏義曰仁者无敵故國君好仁則天下无
敵焉不明乎此至於擊鼓其鐘踊躍用兵
則是安其危而不以為險利其留而不以
為害樂其所以亡而不以為不美也是宜
怨之所構禍之所集歟又烏知王者之兵
本以仁義行以征罰有事則討无事則已
以為常安之術哉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
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
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徽宗註曰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
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
處之

疏義曰在易之師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

之蓋王者之兵所以容民蓄衆雖戰而勝
猶醫師聚毒藥以攻疾必有被其毒者故
易以師為毒天下而居上勢與戰勝者以
喪禮處之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无名

徽宗註曰道者天地之始宣得而名

疏義曰无名天地之始道則生天生地者

也故不得而名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徽宗註曰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

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辨物莊

周所謂其有真君存焉

疏義曰莊子曰同手无欲是為素樸經曰

樸散則為器樸所以喻道之全體大者在

上寡而勝物小者在下衆而物勝自形名

而降乃如此若夫道之全體不立一物持

之不得名之曰微與性圓融復乎至幽可

名於小矣是道也不麗於體不圓於數真

君足以高天下非若域於方體而以大為

累者此所以天下莫敢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徽宗註曰道足以為物之主則物將自賓

莊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服萬物而不以

威刑幾是已

疏義曰語曰何莫由斯道也莊子曰行於

萬物者道也蓋道者似萬物之宗而萬物

莫不尊道苟能守道物所以賓也莊子曰

素樸而民性得矣樸則道之全體體道故

民性得其意正與此合在易之觀聖人以

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然則服萬物者何侯

於威刑哉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徽宗註曰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

自賓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上下與天地同

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

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

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疏義曰純則不虧其神素則无所與雜純

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勿失則與神為

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豈特質物而已哉
 仰合於天則上與元化交俯參於地則下
 與厚德並精神四達上際下蟠與天地同
 流則兩者交通成和而甘露降矣物孰有
 不被其澤者哉蓋甘露者天地和氣之所
 生聖人純素之道格于上下而天地之和
 應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鶡冠子曰帝王
 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
 露降蓋天无為以之清上及太清則上際
 於天也地无為以之寧下及太寧則下蟠
 於地也惟人萬物之靈中及萬靈則及乎
 萬物也此甘露所以降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
 徽宗註曰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
 形之可名則道降德衰淳樸散而莫之
 止世之仁人高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
 决性命之情而饜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
 名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
 知止不殆

疏義曰莊周論九變自明天第之至形名
 而其數五有形可名則去道德遠矣故道
 降而德衰離道既遠則樸散為器矣故淳
 樸散樸而莫之止是以世之仁人高目而
 憂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饜貴
 富蓋高目則視之不明也惟不能內視為
 明故常憂而不樂所謂仁則反愁我身也
 不仁之人見利而忘真决性命之情而饜
 貴富所謂貪者常憂不足也高目而憂世
 之患則若技於手而有餘於數之類也决
 性命之情而饜貴富則若駢於拇而不足
 於數之類也聖人不然於始制有名之時
 則塊然獨以其形立豈隨物而遷哉澹然
 獨與神明居豈不足為患哉正以止之固
 以執之於流能止即動而真若是孰能危
 之所以不殆歟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徽宗註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
 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
 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在何為哉因性而

已矣
 疏義曰有生不同同稟一性凡以有生斯
 有性爾則天下一性也道之全體不離於
 性聖人得其純全故有性者皆以性合猶
 江海善下之而百川水潦歸焉以水而聚
 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在垂拱而
 天下治夫何為哉因民之性以化之而已
 知人者智
 徽宗註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
 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
 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疏義曰螻蟻秋毫物之至微者也雖百步
 之遠善視者猶能見之人之眉睫甚通者
 也雖使離未當晝拭皆望之而不見焉人
 之為智蓋亦如此則以智可以知人而不
 能以自知故也韓非載杜子之言以謂智
 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
 蓋謂是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荀
 子曰是是非非之謂智察人之邪正若辨

白黑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矣所以為智之事然而如目焉可以見外不能自察但可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微宗註曰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構日以心闢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疏義曰復小而辨於物返本而靜靜則明无不燭故易曰復以自知內視則於見無愛不見彼而自見故傳曰內視之謂明用智以察人之邪正則提是而排非四顧而物應是為與接為構以虛一而靜之心日校夫是非之正是為日以心闢此特知人之事而已若夫復以自知則內觀一性靜而返本視人之所不視而見不見之形而得其所謂見見者焉天地之大於此乎見是其鑑也萬物之多於此乎形是其照也若然則其為明果有既耶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微宗註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詎愚勇者苦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无害者自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避世无悶无往而不勝所以為強

疏義曰愚者不足與有謀故智者施其察而詐愚怯者不足與有敵故勇者奮其怯而苦怯此尚力而勝人者也勝己之私而用心剛直養無害而其氣完此尚德而自勝者也夫惟自勝則外物交至不足以喪吾存故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避世无悶夫獨立若可懼也今乃不懼是為勇於義避世若可悶也今乃无悶是為安於命或出或處无往而不勝茲其所以為至強歟
知足者當

微宗註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內游而取足於身萬物皆備國財并焉
疏義曰萬化之生其名不同有而不失是為至富則以至足之分存乎吾身也莊子所謂有萬不同之謂富者此也惟知足之

人游乎券內取足於身故首圓足方而天地位胸南背北而陰陽該有物有則而萬物咸備晉楚之富豈足以為之比哉知足之足常足此所以國財并焉
強行者有志

微宗註曰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疏義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故有為者在於自強而自強者是有志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蓋士志於道者也聞道而勤行則真積力久而自強不息非有志者能之乎
不失其所者久

微宗註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疏義曰人能體常不變一於所守斯能放道而行悠久無疆在易之恒其象言君子立不易方而彖以謂聖人久於其道正此之謂彼時徙不留與之推遷物有壯老與之轉徙果能不失其所者乎

死而不亡者壽

微宗註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我非夫无古无今而入于不死不生孰能與此

疏義曰凡物生為出乎一死為入乎一有所萌則出乎一也死有所歸則入乎一也原始而知死之說若莊子言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今又變而之死之意是也反終而知生之說若莊子言吾又安知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之意是也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所窮則死生之說豈有異耶一以貫之而已蓋一昏一明而晝夜分流形於天地之間而從役於晝夜者凡物皆然晝夜相承猶之死生相代也彼囿於時數而與物相轉徙者固

未免晝夜之所驅矣惟達者知通為一以死生為一條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有所謂不往知死之未始異於生彼形體萬變與時俱化而真性湛然其神不亡則以通乎晝夜而知獨得夫所謂至

一故天長地久而與之俱為无窮其為壽也蓋莫知其極矣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蓋窮理則不蔽故知人為窮理盡性則无欲故知足為盡性達命之情則命為物而無所聽故死而不亡為至於命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序與此篇之義同惟至於命則造化之妙皆自我出朝微見獨與道實會超於時數而古今之所不能圍離於形體而死生之所不能役莊子言无古无今而入於不死不生此之謂也

大道汎号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号其可左右

微宗註曰汎然无所繫轅故動靜不失往

來不窮左之右之而无不可

疏義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左為陽右為陰故汎然无所繫轅可以左右也太玄曰無所繫轅者聖也莊子曰有左有右惟無所繫轅故不膠於一方而有左有右也若然則動靜在我若陰陽之消息相為盈虛何失之有則動靜不失矣往來在我若日月之運照相為晝夜何窮之有則往來不窮矣取之左而左取之右而右无門无旁四通皇皇而莫不廷其原鳥乎存而不可哉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微宗註曰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自力而不尸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

疏義曰往者資之莊子所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是也求者與之莊子所謂至無以供其求是也惟其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而无所辯故生化形色智力消息一付之自爾何尸其功哉譬如四時成出則丁藏木壯則水老功成者去豈認而有之哉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无欲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徽宗註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
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
與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

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群衆而莫
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
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疏義曰精入乎神而公景出乎明而大故
復於至幽為小顯於至變為大天道升於

北則復之時也降於南則離之時也南交
而北辨故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
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則物我兩
忘故常无欲與物交則與物委蛇故萬物
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
不為主自其在己者言之也鼓舞乎群衆
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自其在人
者言之也且道覆載萬物刻雕衆形而不
為巧故於覆露萬物言不示其宰制之功
惟不示其功則不為之主矣鼓之舞之以

盡神故於鼓舞群衆言莫窺其歸往之迹
惟莫窺其迹則不知所主矣蓋道不在大
亦不在小則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
者非真常也道之及乎物者爾及乎物則
非形而上者之道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徽宗註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故業大
而富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
能化則豈有為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疏義曰有大美而能遜故能有其美有成

功而不居故能保其成則功蓋天下而似
不自已故業大而富有也孟子曰大而化
之之謂聖蓋篤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未
離乎有形形之大而不能化未免乎有敝
惟變動不居故成名於聖而無為大之累
無為大之累則不自大矣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徽宗註曰象如天之垂象无為也運之以
律无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无為

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
執大象天下往

疏義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垂象運而
无積周行不殆其行健矣果何為乎莊子
曰无為為之之謂天易曰天行健此无為

而運之以健也日星回旋雲霓伏見其文
見矣然天何言哉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易曰仰以觀於天文此无言而示之
以文也聖人之御世體天道之變化執大
象以示人如天之垂象處无為之事雖為

未嘗有為之之迹行不言之教雖教未嘗
發言之之意故民之歸之猶水之就下其
好我也親若父母附離不以膠漆而固矣
故言執大象天下往其曰大象則以若可
見不可得而見也經所謂大象无形是已
往而不害

徽宗註曰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
萬物不夭民雖有知无所用之何害之有
疏義曰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故陰陽和
靜列子所謂陰陽常調是也以道莅天下

故鬼神不擾列子所謂鬼无靈響是也。以
 違群生而群生連屬其鄉故群生不傷列
 子所謂人无天惡是也。以育萬物而萬物
 各得其宜故萬物不夭。列子所謂物无疵
 癘是也。妙而為陰陽幽而為鬼神眾而為
 群生散而為萬物无不處其宜此之謂至
 一故能常使民无知无欲民雖有知无所
 用之天下之大利於此致焉何害之有
 安平泰

○微宗註曰安則无危亡之憂平則无險陂
 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疏義曰安者危之對故安則無危亡之憂
 所謂天下常安也平者陂之對故平則无
 險陂之患所謂天下均平也泰者否之對
 泰者施澤及下之時也故易言泰者通而
 治焉自安以至平自平以至泰治効如此
 非執古道以御今之有執致是哉

樂與解過客止

微宗註曰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累
 乎物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疏義曰屬其性於五聲故耳欲蕃聲而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屬其性於五味故口欲
 蕃味而五味嚼口使口利爽則悅聲與味
 者世之人累乎物故也累乎物故内外之
 獲其繁且繆莫之能解矣然其不能自解
 者以不知疏通開達物有結之爾是雖過
 客之不違啓息亦為之止矣
 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
 足聞用之不可既

○微宗註曰味之所味者膏矣而味味者未
 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
 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
 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
 若是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黃能宮能商无
 知也而无不知也无能也而无不能也故
 用之不可既

疏義曰天有五行化生五味始於淡窮於
 甘皆味之所味也味之所味者膏矣而味
 味者未嘗呈其曰味味莊子所謂天下之
 正味是也彰為五色或探其本或質其物

皆色之所色也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
 者未嘗顯其曰色色易所謂實无色是也
 別為五聲清濁高下達回侈奔皆聲之所
 聲也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
 其曰聲聲經所謂大音希聲是已信言不
 美故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而能味天下
 之味易无形埒故視之不足見而能色天
 下之色无聲无臭故聽之不足聞而能聲
 天下之聲味天下之味則能甘能苦矣色
 天下之色則能玄能黃矣聲天下之聲則
 能宮能商矣无味也不是見也不是聞也
 疑若无知無能也然而能味能聲聲能
 色色運量不匱而其用不窮則无不知无
 不能也是以列子論形生聲味而終之曰
 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无能也故
 曰用之不可既傳曰无聲而五音鳴焉无
 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其斯之
 謂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回與之

徽宗註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歛散也其盛衰也其債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覩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治庶幾而已陽盛于夏而陰生于午陰凝於冬而陽生于子句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復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滿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疏義曰陰陽之運日往月來有以相照下與上勝有以相蓋一消一長有以相治此陰陽相蓋相照相治也四時之行寒暑推移有以相代相生相殺之繼王有以相生壬之尅勝有以相殺此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以至散為萬物其理不說序為人倫其傳不息斂者為兆而散者已萌則或歛或張然也盛者未已而衰者俄繼則或弱或強然也以至一債一起而廢興更代一

虧一盈而子奪迭用發於未萌藏於未兆

雖有神視莫覩其形幾常發於細微而莫覩其朕惟聖人見曉於冥冥而作炳於絲忽眇綿之上能極深而研幾則以得先見之吉也賢者雖不及於知幾然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殆庶幾乎今夫積陽成暑則陽盛於夏也然子美已盡而陰且生矣積陰成寒則陰凝於冬也然午美已極而陽且生矣揚雄所謂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芽也是皆歛張廢興迭運更化之所致焉此在天之理也句踐欲弊吳將欲弱之也而勸之伐齊必固強之也智伯欲襲仇由將欲奪之也而遺之廣車必固之也韓非亦曰晉獻公將襲虞遺之璧馬智伯襲仇由遺之廣車以謂將

欲奪之必固與之亦是意也此在人之事也稽諸天理驗諸人事莫不皆然此聖人察象識類於陰始疑復霜而知堅冰之至也故能於天下之理一消一息一滿一虛不位乎其形而察夫形形者彼其理雖未

兆昭然而可觀矣若然則歛張強弱廢興

予奪制之自己運之自己勇者不敢奮其伎其強不能弱智者不敢施其察其守不能奪與天為一而天道已行唯可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者能與於此是謂微明
徽宗註曰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甚著揚雄曰水息淵木涓枝賢人覩而眾莫知疏義曰涉於有迹則顯而易見藏於未兆則隱而難知歛張強弱廢興予奪相為消長相為倚伏方其未兆則深妙眇冥視之不見其迹閱隱而難知也自理觀之盛極則衰窮極更生迭作不停雖藏於无朕而必至之理昭然而可見則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甚著矣揚子作太玄有曰水息淵

木涓枝賢人覩而眾莫知蓋水幾於道周流無際損於此者必益於彼虧於此者必盈於彼則水雖息於淵而木已涓於枝矣眾人求其迹賢人造其理故賢人覩而眾莫知眾人則異賢人可見於此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徽宗註曰積泉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變蛇風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踏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

疏義曰自事言之剛強足以勝柔弱自道言之柔弱足以勝剛強柔勝剛弱勝強以道言之也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其得常勝之道歟莊子所謂積衆小不勝為大勝惟聖人能之此之謂也且自道而降幾於道者惟水為然而水性解緩是為天下之至柔而能攻天下之至堅經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是也至於風亦然異人為用撓萬物莫疾乎此亦以柔弱勝剛強也莊子外篇論蛇風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踏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大屋惟我能者蓋指我踏我勝我所謂柔弱也折大木蜚大屋所

謂勝剛強也傳曰柔者道之剛弱者道之強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徽宗註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矜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于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則人臣乘其威賞罰者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无智名威服萬物而无勇功不斬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无窮馭群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疏義曰淵水反流全一水之深而難測者也魚潛逃隱伏不獸深渺而已則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也利器人主之至權所以宰制萬物者也故勢在上則臣制於君則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也然魚之在水猶人之在道不可須臾離道則魚不可須臾失水吞舟之魚矜而失水則蟻能苦之

以脫於淵故也賞罰者勵世之見人主自用之則群臣畏威而服利於賞善而不周害是君見賞也人臣則用其勢矣於罰惡而不周密是君見罰也人臣則乘其威矣夫賞罰治之具且不可示况治之道乎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已韓非亦曰賞罰者邦之利器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盜之以為威亦是意也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矣夫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強也立乎不測行乎无有

有妙道存焉所以能運神器而无執有大物而不失能窮海內而无智力非无智力也智力之所用人无得而名也威服海內而无勇功非无勇功也勇功之所施世无得而觀也若然則非有心於勝物而拘拘為是也不斷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焉得道之弛張而陽開陰閉傳所謂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是也知神之所為而變化无窮傳所謂此於變化是也以之馭群臣運天下而莫之測制人而不制於人非善持勝

者能若是乎此无他本在於上正其本而萬事理要在於主得其要而萬事治不治天下而天下固已治矣

道常无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徽宗註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疏義曰道有體有用無為其體也無不為其用也一於無為以求道則溺於幽寂失道之體一於無不為以求道則滯於形器失道之用夫惟寂然不動無為而不廢於有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不為而不離於無為則道之至妙無餘蘊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徽宗註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為無為之境而為出于无為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疏義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水靜則明燭精眉鑑之與水應而不藏人所取監也故傳

以謂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道之應物何以異此得此者上為皇下為王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未興事造業者王之道制萬謹度者侯之事則侯王者萬物之所係也誠

能守道以御時其於治天下國家有餘裕矣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土直以治天下惟能體道之無應物之有意其有為而未嘗有為意其无為而未嘗不為出為無為之境而為出於不為以是化貸萬物則曲成而不遺運量而不匱自有情以至於無情莫不得於觀感之際而其化均矣猶一氣潛運大化密移芸芸職職自生自殖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自化而已此何與焉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无名之樸

徽宗註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无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僂者莫

若忠為是故也

疏義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而被其化者莫不興起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惟風之偃故民惟上之從所謂上之化下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猶泥之在鈞惟斲者之所為也暴悍勇力者化而愿旁僻曲私者化而公矜糾收繚者化而調因形移易而未免有作也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道之全或虧險德以行而德之體或失蓋道無善無不善繼之以善則不合而離矣上德不德成德為行則不易而險矣道與德皆性也善與行則性之發於心者也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則是去性而從心也以心定天下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矣惟道无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無名无實在物之虛唯道集虛大樸无名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形而上不圓於器故樸而未散無名之樸道之全體以是鎮之孰有恍薄之患哉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微宗註曰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蔽疏義曰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則季真之莫為猶在物一曲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此少知有二家之議以發問於太公調也雖然道常無為而无不為天地則無為而為之也無名之樸若季真之莫為也莫之為則寡能備天地之美故亦將不欲焉老氏所以祛其言之之蔽而解後世之感其見於此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微宗註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則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无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疏義曰君子見大水必觀者以上善若水

幾於道故也水之為物方圓曲直雖趨變无常及其靜也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所謂莫動則平與夫主量必平是也道之體如之古之人所以有取於水也蓋水靜則平中準則不欲以靜也大匠取法焉則天下

將自正也不欲以靜則一而不變不失其正矣不失其正而先自正是為正己而物正故天下將自正也莊子所謂幸能正生以正衆正惟止能止衆止正此意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蓋離形頓革謂之變因形移易謂之化乾道見於變化則無為而无不為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且然無間謂之命萬物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此篇始言道常無為无不為終言天下將自正致治之効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此之謂治之至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七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八

太學生江湛疏

志二

微宗註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于道則无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疏義曰通變之謂道則道不可以方求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則道不可以體求也蓋道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无門无旁四達之皇皇是无方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自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得見是無體也道無方體果且有成與虧乎哉德有定體果且無成與虧乎哉蓋德有上下惟知崇之然後能進而上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德有小大唯知修之然後進而大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莊子曰德成之謂立則德固有成也又曰義可虧也則德固有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合于道无德之可名揚